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

文部十七

著書上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西伯拘於羑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作春秋屈原逐著

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此人皆

意有所鬱不得通其道也

漢書曰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又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招致

賓客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



美

有中言 必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初安入朝獻  
所作以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  
旦受詔日食時上言

又曰陸賈在高祖前時稱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  
得之賈曰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  
用久長之術也帝乃令賈著古今成敗之書名曰新語每  
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又曰董仲舒作玉杯係露清明竹林之書由臺后倉之書  
禮射之書

又曰王莽傳大司馬護軍奏言安英公曹子宇陷於管  
蔡之辜愛至深為帝故不敢顧私唯宇遭罪喟然憤發

書八百篇誠于字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請令天

下吏能誦公誡者以著官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者言用之得選舉也

後漢書曰梁竦以經書自欲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

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

竊位素餐者慚

又曰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

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後漢書列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悅志在獻替而謀無

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帝

覽而善焉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命依左

氏傳體以為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矣  
晉書曰于寶性好陰陽術數留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  
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亡母乃生埋婢於墓中寶兄弟  
年少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  
今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  
與之考較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  
嘗病氣絕即日不食後遂悟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  
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  
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劭劭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于寶  
表曰臣前聊欲罷記古今恠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尚  
一貫博訪之知者片紙殘缺事事各畢

又曰孫盛著晉陽春秋詞嚴而理正成稱良史焉既而棹  
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其  
子遽拜謝因請刪定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執憲雖  
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  
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以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雋  
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  
不同書遂兩存

又曰曹志植之子也帝嘗曰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  
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案還奏曰案錄  
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植所作以先王  
文高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托帝曰古來亦有是願謂

公卿曰父才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  
又曰王長文字德敷廣漢邾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  
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  
之後於城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  
門自守不交人事著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  
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  
唯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續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  
不遭陸續君山耳

又曰王隱字處叔大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  
著作即令撰晉史著作即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  
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蒙族交結權貴共爲明黨以  
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  
軍唐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著述而文詞  
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雜  
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家書曰王淮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  
位尚書今博文多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並江記右舊事  
緘之有青箱世謂之青箱學

又曰高子却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  
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世  
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

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齋書紹還失之無復蕪本於是遂行何書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實以四部衆書盈溢機閣自劉歆七略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此相如封禪焉梁書曰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復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髮髮皆白被賞遇後興嗣目疾武帝親為之合藥

又曰劉勰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立嘗憂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盛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愛歎自生<sub>疑</sub>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sub>聖</sub>旨莫若著經而為鄭

諸儒弼之已精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條極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以致用由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于沈約無由是達乃負書候<sub>過</sub>于車前狀若欲貨鬻者約取讀重大之謂深得文体嘗舉諸几案

后周書曰齊文憲嘗以古今兵書繁廣難求旨要乃自列定五篇表陳高祖高祖親而善稱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吳人初瓊雲分奉武帝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

三國典畧曰齊王<sub>在</sub>而晉陽尚書右僕射祖暕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群言區分義別陛下所

覽餘田眷言湘素究蘭臺之藉窮策府之文以為現書貴博博而貴要自曰兼功期于易簡前者修文殿今臣等討尋旧典撰錄諸書謹釐庸短登即篇次放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原天鑒賜垂裁覽齊王命付史閣初齊武城令宋士嘉錄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於齊主中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第書以上素所撰之名稱為玄洲苑御覽后改正壽堂御覽至是珽又改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

等嘉

三國典略曰齊收以子姪少年須誠厲遂著枕中篇以誠之

隋書曰杜臺卿嘗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宝典十二卷奏之臺卿患聵不任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

國朝傳記曰虞世南之為秘書曰請於后堂藉郡書中事可為文用者号為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益行於世唐書曰太宗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礼賜皇太子及諸王拜藏本于祕府初徵以礼經遭秦滅李所編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記以類相從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太宗善之賜帛一千段

又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義音美其弘義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習賜其家右帛百匹

又曰高宗時太子賢敗太子洗馬劉訥言給事中唐之奇並坐私附庶人配流嶺外訥言博學有文詞以漢書授賢賢甚重之嘗撰續排諧集十五卷賢覽之以為笑樂及賢廢宮中搜得之上怒曰經典誘人猶恐不能死善排諧鄙說是導之以邪也遂徙震州而死

又曰天后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李等書聚事多未脩令麟臺監張宗昌麟臺少監李嶠廣召文學之士給事中徐彥伯水部郎中貞半干等二十六人增損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于蘭書外更加佛教道流及親屬

姓氏方域等部至是畢工上親御名曰三教珠英彥伯以下改官加級賜物

又曰天后自咸亨已后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等入禁中令撰賢鑑百卷青宮要紀少陽政範各三十卷孝子傳及列女傳維域典訓鳳樓新誠各二十卷古今內範百卷樂書要錄十卷百寮新誠五卷垂拱格四卷臣軌二卷兆人本業五卷又有文集一百二十卷並藏秘閣

又曰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齊名採摭魯哀公后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后春秋一十卷表上之遷左右史

又曰許淑牙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子賜帛二百段



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其後御史大夫高智周為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可也

又曰刑部尚書顏卿以陸法言切韻未弘乃纂九經于史字義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之詔下秘閣及集李賢

書院貯之

又曰馮伉為醴泉縣令患百姓多猾為著論蒙十四篇大畧旨明忠孝仁義勸李務農母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為給事中克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于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

又貞元十三年韓譚進統載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於周隋錄其事跡善于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立傳

路隨隋諸書  
兩出

又曰陸隋為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典義著六經法言云十卷奏之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廟實錄復命兼克史職

又曰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平章事賈耽進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十卷圖廣三丈率以寸折成百里權德輿作序

又曰韋處厚為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時穆宗荒恣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情願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卿法言獻上賜之以帛

又曰唐次貶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樂抗表請為副使德宗密論皇命罷之次滯蠻

經

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曰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  
 骨謬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寤其書三篇謂之辨謗  
 畧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以吾為昏主何  
 自論如此次卒章武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  
 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李士沈傳師曰唐  
 次所集辨謗之書實人君者宜觀之朕思古書中多有此  
 事次編錄未<sub>盡</sub>卿家傳史李以類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  
 楚杜元穎等分功修續廣為十卷号元和辨謗畧  
 又曰鄭處誨方雅好古勤于著述撰集著多為校詩郎時  
 撰明皇雜錄三篇行于世  
 又曰裴潏充集賢殿李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

書

撰成三十卷因曰大和通撰并音義目一卷上之當時文  
 士非素与潏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薄之  
 又曰柳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  
 可畏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雖生可  
 以苟取各位死何以見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  
 驕族盛則人所嫉實執懿行人未本信纖瑕微累十手爭  
 指矣又數其大者五條詞多不載

太平御覽卷之六百一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八頁

曰長由之誤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

文部十八

著書下

幼屬文

著書下

此高誘呂氏春秋序之文

呂氏春秋曰呂不韋為相秦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為十  
 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  
 門懸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与之金時人无能增  
 損說者以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  
 德為準酌以元為為記綱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式与  
 孟軻孫卿相表裏也

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好

尹  
抄本鵝冠子下  
另行起

今本西京雜記作  
一百劉安子自云  
字中皆扶風霜

養精神貴无名接而不施轉為守歲吏積年乃知其真人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遇關令戶喜待迎之疆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鵝冠子或曰楚人隱居衣蔽履穿以鵝為冠莫知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

西京雜記曰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号為淮南子一曰劉安母自雲字中風霜之氣

揚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百字

又曰董仲舒夢蛟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又曰葛洪家世有刘子駿漢言百卷首尾无題名但以甲

乙丙丁記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書編錄漢事類未得

構而亡故書无宗本止雜記而前后无事類後好事者以

意次第之始甲之癸為十帙十卷合百卷洪家有小同異也

又曰楊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凰集其頂上

楊雄傳贊曰雄好古而樂道其志欲窮文辭成名于後世

以為經莫大于易是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故作法言

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才智聞道卓絕于衆漢興以來未有

此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荅曰才通著書以百數惟太

史公廣大為餘皆褻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

玄經也人貴所聞賤所見也故經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

太次五經也

問道冠開通之語四  
百三十二所引可證

天中記二十七引作太  
史公為廣大又故輕  
易之此輕說經

抱朴子曰王克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  
江東得之嘆其文高度越諸子及還中國諸儒覽其談論  
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提取數卷將去  
伯喈曰唯吾與汝共之勿廣也

又曰盧生問曰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者書正恐言遠旨  
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餘難言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  
玄經也瓦甔木杯此門所饒金觴玉爵万家无也

又曰孔鄭之門耳听口受者滅絕而托竹素者為世寶也  
又曰余家遭火典籍蕩然因而无力不能更得故抄撰眾  
書撮其精要用工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洪  
曰流无源則乾條籬則株萃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余

捐

荅曰詠源流者採珠而損蚌登荆領者拾玉而棄石餘之  
抄畧譬犹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

又曰嵇君道問二陸優劣

抱朴子曰朱淮南嘗言二陸仲規規背知无多少也一手之  
中不无鈍利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潦陸子十篇誠為  
快書者其詞之富也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淺  
筆腐毫不可益也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  
軍中嘗在左右說陸君臨亡通窮通窮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  
立言以為不朽吾所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  
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  
固謂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餘難云言  
餘雖言如未  
言

六六  
卷六  
三

穎容春秋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馬遷揚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畧舉一兩事以言之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

論衡曰畫工好書世上人不畫秦漢士者尊古卑今揚子雲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並肩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為金匱也

又曰淮南呂覽文不充累害所以出者家富官貴也人有難競書繁重云不在多以為龍少魚衆少者為神競荅曰文衆勝寡財富貧世无一分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萬言孰為異也克士數不遇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子

州丹陽人為治中才小任大職在刺劾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還年漸七十時可懸車髮白齒落日月逾邁貧无供養志不娛快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論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

新論曰余為新論儻古今會亦欲與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為非十也譚見刘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為新語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

盡棄耶

風俗通應邵撰序雲風者天氣有寒煖地氣有陰陽泉水

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百里不同  
 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嘗以月遣輜軒使采異代方知載之  
 秘府及嬴氏之亡遺氣殆尽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陶  
 翁儒才有梗槩與揚雄續注二十七年凡九千字犹不如  
 尔雅之宏麗張竦云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余不才敢比隆  
 于斯人

金樓子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書焚其  
 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班  
 又曰刘輔性矜嚴有盛名沉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  
 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  
 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又曰或問余曰子何不詢之有識共著此書何為區區自  
 勤如此予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緻密美藜含  
 糗者不足論大宰之滋味故服絃絳之涼者不知盛暑之  
 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知至寒之愴悽予之術業豈賓客  
 之能貂斯蓋以廷撞鍾以彘測海也予嘗切齒淮南不韋  
 之書謂為賓遊所製每至著述之間不命賓客之窺也  
 又曰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玄經楊泉有太  
 元經談此多悞動形色或曰桓譚有新論何知復有華譚  
 楊子但有太玄玄經何知復有太元經也皆由不學使之然  
 矣隋大業拾遺曰大業之初敕內史舍田且威起居舍人  
 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

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為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陸宣敕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以稱人物故晉武帝云東江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政頤表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遠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顧孝通儒文人才子莫非被至爾寺著其風俗乃為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寺可乎然于著述之躰躰又无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敕追秘書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于是世基先命李士各序一郡風俗奏擬請躰式學士著作佐郎虞綽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

郎杜室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曰虞綽序京兆文理俱瞻優博有餘然非衆人之所能繼陵敬論河南雖文華才富序事過繁袁朗杜室吳蜀二序不畧不煩文理相副宜具狀以四序奏聞去取听敕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物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世基乃鈔吳郡序付諸頭以為躰式及圖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細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番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圖則卷首有郭邑叙圖則卷首有城隍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攻于草隸為時所重

叙郡下至叙圖有脫誤顛倒郡圖疑郡國之謬下叙圖二字倒叙下有脫誤



幼屬文

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因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歲善屬文太祖曰汝倩人耶植跪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面試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賦之植援筆立就

又曰文帝八歲屬文

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然彈長吟以此終日

又曰庾闡字仲初少孤年九歲能屬文鄉里重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南涼錄禿髮傉檀子歸年十三命為

高昌毀試授筆即成影不移漏俾覽而異之擬之曹子建云

後魏書曰胡叟入長安觀風光隱匿名行悞人見知時京兆常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聊與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社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年具述前載无韋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及鄙黷人皆奇其才思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為咲狎

齊書曰張率字士簡性寬雅年十二能屬文常曰限為詩

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納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向之嗟稱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南史曰刘孝綽本名冉幼聰明七歲能属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之与同載以適親友号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无我當歸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又曰謝貞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允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

後周書曰李旭幼年已解属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

堂旭年十歲數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

曰有家風矣

三國典畧曰蕭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与大器同年十歲並能属文嘗雪朝入見梁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立成

梁書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闌圍扇

又曰太祖文帝諱韓綱字世讚六歲能属文高祖驚其早就不信之也及于御前面試辭采甚美高祖難曰此子吾家之東阿也

又曰丘遲字季平八歲便屬文父靈鞠有才名常謂氣骨似我徵士何點見而異之

又曰庾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為兄千陵所友愛

又曰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謂二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違儒則傷俗其能含清濁守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又曰陸從典守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迴文妍麗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辭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

隋書曰李德明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

器鄴京人事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无不通涉善屬文辭

又曰于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王侗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

文選人名錄曰曹植年十歲誦詩讀論及賦數方言能屬文

又曰謝靈運幼而聰慧善屬文奉筆立成文章之盛獨絕當時

幼童傳曰謝瞻字宣遠幼而聰慧五歲能屬文通玄理

又曰孫士潜字石龍六歲上書七歲屬文

金樓子自序曰余六歲解為詩奉敕為詩曰池萍生已合

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尔稍孝為文也

太平御覽卷之六百二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

文部十九

史傳上

文心雕龍曰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謂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尚事經春秋也

說文曰史記事者也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賢者著述曰傳

禮記曰五帝憲眷氣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司

君述而書之

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檇杙

左傳昭十五年苟躒如周藉談為介王謂籍譚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又宣二年傳曰晉趙穿弒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屈惜也

又襄二十五年傳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公南史聞太史<sup>書</sup>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昭十二年傳曰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趙渾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書之

漢書曰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遷為太史令掌納史記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

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

又曰劉向楊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後漢書曰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記傳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帝馬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黃帝舒書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况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

无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錄也

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

晉書曰王沉仕魏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又曰華嶠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左著作即使躔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鴟為佐著作郎刻成十典首卓魏晉紀傳与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

又曰陳壽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附耳

宋書曰王韶之瑯琊臨沂人也私推晉陽秋成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即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註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曰裴世期不朽矣

又曰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詳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惟志所推矣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媿也吾雜傳論

非但編

皆有深意精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徃、不減述秦篇當共比班氏所作俱不媿之而已欲臘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聞得尽此書行故應有賞意者自古賦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書曰吳筠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註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奏之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書不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遴之詰問數十條竟支離无對敕付省焚之免職

又曰裴之野會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表明末沈約所撰宋

齊南史傳又下條同筠均之誤

南史無書不二字

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其叙事  
評論多善而去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  
俱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勿逮也蘭陵蕭琛  
言其評論可與遇秦王命分路楊鏹

後魏書曰毛循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田門雖李  
不博洽而猶涉遍書傳每期重之與論說言次遂及陳壽  
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王皆揚于王庭  
之言微而顯宛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者循之曰昔在  
蜀中聞老長言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  
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浩曰夫亮之相劉備  
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

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去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  
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号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  
它為偶而以為蕭曹亞匹不亦過乎謂壽欺亮非為失實  
三國典畧曰齊王以魏牧之卒他命書監楊休之裁正  
其所傳魏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淹延歲  
時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餘字

又曰周蕭大圖為滕王道問于大圖曰吾聞湘東王作良  
史有之乎余傳乃可抑揚帝紀遷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  
對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  
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道如日月之  
蝕彰于四海安得隱之如亦有安得而不隱蓋子為父隱



其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矣

又曰齊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  
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齊王乃令收專在史閣  
不知郡事謂收曰當直筆我終不學魏大武誅史官于是  
廣徵百官傳惣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秩一百三十卷  
尚書陸操謂楊愔曰魏收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  
愔曰此不刊之書傳之但恨論及諸家枝葉適為繁碎時  
論收為金朱榮作傳以榮比韓彭伊霍者蓋由得其子文  
賂黃金故也邢邵父兄書事皆優劭唯咲曰列女傳悉是  
中官祖母尚書左丞盧斐表臨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  
史書舍人盧潛非言曰魏收誣臣一代其罪合誅盧思道

曰東觀筆殊不直裴度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齊王  
大怒乃親自詰問裴曰臣父位至儀同收附於族祖中書  
郎玄傳之下收之外親博陵崔緯位止功曹乃為傳首齊  
文問收曰崔綽有何事迹卿為之立傳收曰雖無爵位而  
道義可嘉魏司空高允曾為其贊稱有道德臣所以知之  
齊王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贊理合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  
豈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不能對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  
德正其家傳甚美乃言於齊主曰國史一定當流天下人  
情何由悉稱謗者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主於是禁止諸  
人各杖二百裴度免於臨漳獄史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  
其陵逼唯取髮鬚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禮辛元植陸

仲讓雖夙涉朝五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  
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父祖姻戚多被  
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頽不堪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  
言何物小子敢此魏收作隙若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  
入地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謂  
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  
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書云固為北平大  
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騰勅魏  
史且勿施行號為穢史

唐書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  
欲出一言即恐此言於百姓有所益否所以不敢多言正  
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在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  
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  
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又曰許敬宗初虞世基於敬宗父同為宇文文化及所害封  
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  
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  
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  
之隸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為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又  
蠻首隴孝泰率鄉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怯懦先擊破之敬  
宗納其寶貨妄稱其頻破賊徒斬獲萬數漢將驍健者唯  
蘇定方隴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如此

又曰太宗謂建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皆書何等事大底人君得見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誠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君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回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帝曰然

又曰貞觀十年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伯樂孔母穎達守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善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誡秦始皇奢淫無度焚書坑儒用

嘉

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先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懷極可極尚又詔司空房玄齡等修晉書以減榮緒書為本採摭諸家傳記而益附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具舉為十本紀二十志七十列傳十三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三帝及陸初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玄齡以下為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秘府頒賜加級各有等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顯慶中高宗以許敬宗所撰太宗實錄所記多非實乃謂劉仁軌曰朕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

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蒞至如先聖作威鳳  
賦意屬阿舅及士庶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溫  
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亂錯先  
聖既覩斯事恐其桂法者多遂潛隱一出待其整理然後  
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  
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今我不出良爲於此今乃移向魏徵  
傳曰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何以垂之後昆朕嘗從  
幸未央宮間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  
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歛  
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後伺看早放  
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直郝處俊曰先聖仁恩  
觸類皆是臣弟傑往年宿衛之日彼羗腰鞶供奉見有三  
衛誤拂御衣此人怕五情无主先聖謂之曰此間无御史  
我不謂汝作罪過不須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于是  
處俊等引佐史李仁實專其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

文部二十

史傳下

唐書曰于休烈曰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  
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  
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亡規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貞元十二年賈耽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於廷英上  
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憬奏曰左史記事右史記言  
人君動止有事言隨即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  
已後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伏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  
記但出於已行制勅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

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得書遂請伏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事宰臣宜依故事為之

又曰李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禮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拋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不惟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

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襄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又曰元和中宰相以下侯到於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於宰相修國史李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受史官之實錄曰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左史記事今起居郎中也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也上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

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惣為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命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日臣觀時政記者姚璠修之於長壽及璠罷而事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閔於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又曰憲宗銳意於為理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嘗為謂宰臣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如先聖焉

又曰長慶中中書門下請修聖政紀云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紀善惡國朝貞觀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

史官載筆於階祀之下所有奏議悉約書之自永徽以後許敬宗李義府作相事多奸弊遂奉史官與庶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臣之間咨謀啓沃不復知矣左右史惟寫詔誥除授以修注記長壽二年宰相姚璠以為史官踈遠不得參聞政事然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乃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事亦尋廢

又路隨傳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修憲宗實錄後文宗復命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冊之作勸

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无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據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更命刊正頃因坐日晏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日臣等伏以貞觀以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皆若遣叅撰或致與嫌縱臣獲修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狀望條示舊記最錯悞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林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它不要更修

又曰文宗嘗問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李石曰韓愈貞元末為四門博士上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不多實鄭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篋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名石曰史筆不直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於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武帝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為誠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典切也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兩句實可寢食佩服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



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對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紀便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會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機陳善惡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問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上又謂朗曰適之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死爽朗乃進所紀上踏覽曰卿

宜門外重寫錄進其日晚內出詔示宰臣曰適鄭朗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休要垂諸將來實為愧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又嘗於紫宸殿對百僚遣閣門使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註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為聖王鑒戒陛下但為善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願以陛下為太宗文皇陛下訢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嘗亦前觀之謩曰定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為非若陛下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案乃桑之誤不可依抄本圖去

周書曰賈縉乾祐中受詔於王仲實儼修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錄縉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相棄維翰執政嘗薄縉之為人不可見禮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歿之後有白金八千挺他物稱是翰林孝士徐台符縉邑人也與縉相善謂縉曰聞吾友書案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乃棄為白金數千挺太史公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乎述陶唐以來至麟德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為良

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死報也為項羽本紀以擡高位者非閔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皆抑揚悲事不避亦一代之偉才

又曰漢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讀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三十卷五十万字談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官序如古春秋法司馬代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面削去坐幸李陵降匈奴不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班固典引曰永年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揚名

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

又魏老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晉張輔嘗著論論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繁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取朝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事則藻辭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

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文心雕龍曰昔者夫子懲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率得失以表黜涉微存亡以標勸戒然獻旨幽秘經文婉約立明同耻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体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序故即簡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續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

呂覽通號曰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

以惣候伯八書以鋪政体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  
事序焉尔其寔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竒反經之  
尤條例踏落之失叙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  
觀史遷之辭思寔通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  
信有遺味至於宗經規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善  
之罪徵賄鬻筆之憊公理辨之究矣至於後漢紀傳發源  
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踈謬少信若司馬彪  
之詳寔華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並出陽  
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踈闊寡要惟  
陳壽三志文質辨合苟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  
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於

室述紀以審正明孫盛陽秋以約率為能案春秋經傳舉  
題發明史漢以下莫不<sub>有</sub>准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  
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典率亦有心放典謨及安國立  
例鄧氏之規焉

又曰傳記為式編年綴事文非記論按寔而書非歲遠則  
<sub>同</sub>周曲難密事積則起記易踈斯固惣合之為難也或有同  
歸一事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重複備率則漏於不周又  
銓配之易也故張衡摭史班之外濫傳玄識後漢之尤煩  
皆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sub>高</sub>皇云傳聞異詞苟  
悅稱<sub>遠</sub>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竒莫顧  
理寔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於是棄<sub>異</sub>而異  
太平御覽 六百四

穿鑿傍說舊史所无我書則博此訛濫之本原而述遠之  
巨蠹也至於紀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徵詞而世情利  
言動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屯賊之士雖命德而虫埋吹  
霜咽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往論可為歎息者也故述  
遠則誣矯如彼畧近則回邪如此折理居正唯懿士心乎  
談數日後魏大保清河崔光樂陵太守曠之孫長廣太守  
靈延之子光博李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  
除著作即撰國史遷黃門侍郎為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  
才渾渾如黃河東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為史改渾渾為  
浩洸光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有毀之者必善言以報之  
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稱之光修國史第

敬及子鴻復撰十六國春秋一門二史當代為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七頁

太平御覽第六百五

文部二十一

筆

上空三

墨

上空三

硯

上空三

紙

上空三

筆

上空四

說文曰楚謂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不秦謂之筆  
釋文曰筆述也述而書之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  
世稱蒙恬造筆何也荅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  
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皮所為鹿毛非兔毫竹管也非謂  
古筆也

又問曰筆有形管何也荅曰彤赤漆且作史官載筆故是赤管言以赤心事也

美  
毛詩栢舟靜女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煇悅懌女

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也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籥筆以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書投筆嘆曰大夫文當效張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吳志曰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六惧方作書不覺

落筆於地

齊書曰江淹嘗宿于冶亭夢一丈夫自称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尔后為詩絕无美句時人謂之才尽

梁書曰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仇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因此孝乃進

又曰鄭灼家貧好孝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毛底以削用之

隋書曰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穎戲謂曰筆乾譯荅曰出為方岳仗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咲

又曰刘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

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  
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辯謂承御曰筆不可  
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于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  
司各行有所職

國朝傳記曰盧監草行本師于釋智永智永長樓上學業  
成方下其棄筆頭至盈瓮

唐書曰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  
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五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  
色筆一束以授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

### 十九登進士

又曰馬裔孫初為河東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邏店其地有  
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小豈  
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旋知貢舉自私謂曰此二筆之應  
也洎入中書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夢中所授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承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一  
宮工作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室為跗毛皆秋兔之毛官  
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室為匣則以玉璧翡翠皆值百金  
楊子法言曰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吾无取焉五帝者三王  
之筆舌聲有書不用筆言不由舌耶刀不利筆不銛宜加



砥削之

論衡曰知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神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一筆三  
錢如无錢亦与筆

魏末傳曰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  
晏矢筆于地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有人<sup>與</sup>大筆其如椽既覺与人云當  
有六手筆事不日烈宗晏駕京策謚議三者並所作也  
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  
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禎必象齒之管豐孤之柱秋兔之  
翰用之有必被珠綉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毛出鴻郡惟有趙國毛中  
用時人咸言兔毛无優劣管手有巧拙

又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  
愛玩詎以金室雕琢然為貴也

又曰昔人或以琉璃或以象牙為筆管塵飾則有之然筆  
須輕便重則蹟矣

筆墨法曰作筆當以鐵梳梳兔毛且及羊青毛去其穢毛  
使不髯茹羊青為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東宮舊事記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十枚銅博山筆床

副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曰

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

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

嶺表錄異曰番隅地无狐兔多用鹿毛野狐毛為筆又昭富春勒寺州則擇雞毛為筆其用也亦与兔毛无異

又曰嶺南无兔嘗布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者醉失之大慎因剪須髻為筆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辞焉語其由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入鬚或不能置輒責其值

### 墨

釋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墨也

漢書王莽傳曰漢兵起兵以墨汚涓陵延陵周垣

東觀漢紀曰和喜鄧后即位乃國貢獻悉禁絕惟歲供墨而已

范子計然曰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常仲

將筆黑方曰合墨法好醇烟搗訖以細絹漉于缸中漉去

草芥若細紗以細絹漉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漉慮失

飛去不可不慎墨一斤好膠五兩浸椈皮汁中椈江南樊

鷄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下雞子白去

黃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漉都合調下

鐵曰中寧剛不且擇搗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

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漉溶見風日碎破重不得過

二兩

章仲下抄本  
另行

蔡質漢官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糜大墨二枚小墨二枚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善合墨不昏書三修復山陵故事曰玄宮物有墨五丸

神仙傳曰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思之削去內字復見墨入材裡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无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政制

高洪神仙傳曰班孟不知何許人也舒紙于前嚼墨一噴

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趙一非草書曰後世慕崔杜張子專欲草書為務十目一

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墨屈指畫地爪折鯁出亦

効頻之增醜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斤云

消此燒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令送二螺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

盛弘之荊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漸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

尋陽記曰廬山有石墨可書

灾祥集曰天雨墨君臣无道讒人進

李尤之研墨銘曰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烟石相附筆疏以  
申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  
東齊中夜有女從地出称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  
肅方注周易因此才思開悟

硯

釋名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晉書懷帝陷于平陽刘聰引帝入燕謂帝曰卿為豫章王  
時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于卿卿言聞名久矣卿  
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聞君善詞賦試為看也朕与武子

俱為盛德頌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魯皇堂朕得十二  
籌卿与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拓弓銀硯卿頗憶否帝  
曰安敢亡之恨尔日不得早識龍顏

唐書曰柳公權常宝惜筆硯圖書自矜鑄之常評硯以青  
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川墨研次之

太公金匱曰研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汗白  
伍緝之從征記曰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盖孔  
子平生時物也

西京雜記曰天子以玉為硯取其不凍  
拾遺記曰張華撰博物志奏武帝帝賜青鉄硯是以闔國  
所獻鑄以為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叅帶臺硯一枚純銀叅帶圓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二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便執硯啼哭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令童幼入小學學篇章十一月硯凍命童幼讀

孝經論語世語曹爽與明帝少同筆硯

晉傳茲硯賦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修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鉄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本貴其

世說下另行

能軟石美其潤堅如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永嘉中記曰硯溪一源中多石硯

刘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為硯

紙

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

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典作上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曰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教紙用故魚網作紙名網紙也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何閭張揖上古今日詰其

中節紙今也其字從巾古之素白衣書長短隨事截絹枚  
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系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  
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系巾為  
殊不得言古之紙為今紙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雋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笛上表  
雋曰吾名号未與于前何便宜尔自今但可白紙為疏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  
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也

唐書曰杜暹為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吏胥以紙万張金贈  
之暹惟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也  
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謝公乞紙庫中惟有九万枚悉

與之桓宣云逸少不節

拾遺記曰張華敍博物志制側理帛乃番禺越所獻也漢  
人言涉徑与側相乱南人以海苔為帛其理縱橫表側因  
此為名

世說曰戴安道就范宣亭所為范宣讀書亦讀書范宣抄  
紙亦抄紙

桓玄偽事曰古无紙故用簡非主子敬也今諸用簡者皆  
以黃紙代之

又曰茲令平淮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物精令速作之  
石虎荆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  
范擘教曰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抄本与字空白

抄本故字空白

盛弘之荆州記曰東陽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中具存其  
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纸縣人  
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

異苑曰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輒見行側有赤氣后空中忽  
雨絳羅于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箋紙繼之廣表  
亦與羅寺紛紛甚快經宿仲舒暴疾死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童  
子持紙花挿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創正當花  
處

傳咸紙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策以富策

劉孝威謝官紙啓曰雖復鄴殿鳳御漢朝魚網平準桃花

中宮教樹固以慚茲靡滑謝此鮮華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敕紙法各一

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文部二十二

簡

策

牘

札

牒

板

刺

函

囊

製

梘

封書泥

水滴器

簡上空四

說文曰簡牒也

釋名曰簡書編也言間也

爾雅曰簡謂之畢

毛詩鹿鳴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張璠漢記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以殺青謂經書祐年



十二諫曰海濱多珍玩此書若成載必盈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書橐邀名疑惑之先賢所慎恢大喜

范一後漢書曰大夫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

歸禹聞宗多權謀乃表為將軍禹軍到恂邑赤眉大衆且

至禹以恂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衆人多畏賊追憚

為後拒禹書諸將名於行簡署其前後亂者笥中令各探

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宗肯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

曰愚聞一卒舉力廿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

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進其必敗乎

魏畧曰宣王封王陵陵面縛迎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不至耶而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

殊也

瀨鄉記曰老子毋碑曰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

銀紀善綴惡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編楊柳簡以為經本晨夜誦習

劉向別傳曰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文士傳曰內有嵩山下有竹簡一版上有兩行科斗之書

中外傳示莫能知張華以問東指指曰此明帝顯節陵中

策文也驗核果然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

汁善折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聞謂之汗汗

者去其汁也

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謂孝成皇帝與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為明矣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表書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漆為高山一通黃檀簡漆之書封以青由黃之函著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一封兼書合為一篇

策

廣雅曰策謂之簡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夏也漢制約策封侯曰策策贖也勅使整頓贖不犯法也史記曰百知名以上則書於策

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後漢書曰何敞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

活數十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者征和三年三月辛亥

天大陰雨比干在家田中夢車騎滿門覺而語妻語未竟

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霑雨止送互門謂比

干曰公有陰德天賜君以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

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

綬者如此數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

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吳曆曰孫皓時吳郡民掘地得物是銀長一尺三寸刻畫

有年月字因改年為天策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封禪儀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太祖

穆天子傳曰癸巳至於群王之山阿平無險言遠無險阻也四徹

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謂之策府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

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續 上空四

說文曰牘謂書板也

釋名曰牘睦也身執之以進見所以為恭睦

史記曰文帝遺單于書尺寸牘單于以尺二寸牘卷

又曰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

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使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

東觀漢記曰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詔檢覆數百姓嗟怨諸

郡遣使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

陽南陽不可問上得之怒時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

吏受郡勅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陽不

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畧近親田宅諭制

不可為准帝令虎尉貴詰問吏吏首服遣謂者考實且知好

狀夢書曰牘札為薦舉夢得牘札歛薦舉也

韓詩外傳曰越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為二牘

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三子使

恒誦之君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二子書何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乃黜伯魯而嘉無恤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教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諤諤之臣秉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札上空四

劉熙釋名曰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此也

晉令曰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名

漢書曰司馬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奏之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子雲之筆札棗君

卿之層者

後漢書曰樊崇等西攻更始百萬之衆而無稱號歛立帝

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盛子與茂及前西安侯

為景崇等謀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

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壇設場祠

城陽景王諸三老五後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三人居中立

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得笥諸將乃皆稱臣

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時有神雀入宮帝勅蘭臺給筆札

使逵作神雀頌

晉張華有文雅之才晉儀禮釐革制度勅有司筆札多有

損蓋

晉陽秋曰梁國張輝字義元為郡吏入值太守圍棋投札於地輝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吾太守輒棋令坐

漢武故事曰上崩後有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一尺札

賜將作大丘丞文曰汝績克成賜汝金十斤因忽不見札

變為金稱之重十斤

抱朴子曰魏武帝以左慈為妖妄欲殺之使人收之慈故

欲見而不去欲拷之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

為真以白武帝使帝人面將殺之須臾七慈盡化為札而

一慈經出走赴群羊詩云有客從南來貽獻一書札上叙

古詩下抄本另

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牒

說文曰牒札也

文心雕龍曰牒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為牒議事未

定故短牒詒謀牒之尤密謂之籤

左傳昭六曰趙簡子令諸侯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

不輸粟我於王為客二王後實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

役不會而何盟不同王室子焉避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

退右師樂夫心也

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野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

牧羊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

六

六

六

板上空四

釋名曰板飯也上平廣也

飯半旱切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

刻一版曰璇玑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滅之徵也

蜀志曰譙周勸劉禪隆後元熙二年夏巴郡文丘從落還

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勢月酉沒兮典午

者謂司馬也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司馬昭果崩

王隱晉書曰惠帝時謠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裴雪柳葉

舒荆筆楊板行詔書官中大司馬作兇驪而揚駿荆王及

幽明錄曰王大度鎮廣陵忽見騶持鵠頭板來召也王王

大驚問騶我作何官云專作平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王

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且今所作是

天上官也王大懼亦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鵲衣小吏甚多

王尋疾薨

桂陽先賢畫讚曰胡滕部南陽從事遇大駕南巡求索摠

纒滕來自天子無外乘與所幸便為京師臣請荊州刺史

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帝奇其才悉許大將軍西曹掾亡

司馬名滕因作都官鵠頭板召百官敬服

相板經曰板有芒角形勢上狹下廣右簿左厚光采流澤

文色調達木理通直皆為吉反是凶板細理輕感其人性

簡達周正其人寬博板有橫節為病在面內喪在背外喪

板有蝎穿及節對其過人凶板中字皆令筆跡調利有形

勢字欲當右行空中不用對對則多牽制入其官多憎之  
官字欲令右官字小新官大有波勢墨色分明板形平通  
無絕理傷陽刀是跡元吉官字无形勢点染不分明皆免官或  
不到官官小它字墨散入材理中必入獄死板色欲類其  
姓角家板也青為吉赤不宜予白不利官屬墨不利父母  
黃不利妻財凡齋板來者其人姓名善為吉祥不善則死  
也叔板時要以手持板之若手近板後則板前低而落此  
則左遷板有病累皆可治政治之用庚申寅日庚更也申  
伸也寅引也言更引吉祥也

刺 上空四

釋名曰畫姓字於奏上曰畫刺作拜起居字皆達其體

使書畫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長書中央一行  
而下也又有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典畧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感激著書名曰潜夫論故渡  
遼將軍皇甫遵規去官歸安定或有人前以貨買雁門太  
守者亦去官歸畫刺規規固不迎使人呼既坐問啖畫美  
乎又以其刺刮髀有頃聞王節信在外規乃驚起衣不及  
帶倒履而出援其手而還與同席坐大設宴筵日暮別去人  
或歎曰何有二千石之賤不如諸生之貴乃如此耶  
魏名臣奏曰黃門侍郎荀侯奏曰今吏東郡初除有三刺通爵里

刺條疏行狀

夏侯藥傳曰初榮字幼樵淵第五子也幼聰明經目輒識文

帝聞而請馬賓客百餘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示之一過而之使遍談不謬一人帝奇之長沙耆舊傳曰夏侯叔仁氏族卑微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徐元休弱冠知名聞而馬旬日之中積刺盈案吳錄曰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賃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雜字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嘗詣大儒馬融辭不見彪覆刺其書曰伏聞高問為日夕矣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以啓其蔽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華夏以握沐

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大愧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肯還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稱衡別傳曰衡初遊許下乃懷一刺既到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幽明錄曰一士人姓王坐齋中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尋刺曰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令掘果於瓦器中得一銅人長尺餘

函

吳志曰張溫字惠恕使蜀謂先主曰謹奉所賞函書封

晉安帝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函曰至白帝



乃發書曰衆采從外水取成都滅燾於中水出廣漢使羸  
弱乘高艦十途余由內水向黃虎上  
傅子曰太祖徵劉曄授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令  
問曄乃一夜數十至

說文曰襪書衣也

晉經簿曰盛書有縑表刺青縑表布縑表絹表

後漢書曰楊春卿臨命戒子統曰吾縑表中說文曰縑厚

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脩之縑也縑音提感父遺言服闋

辭家從捷為修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

天文推步之術周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王棠妻文拯其前妻子博學好寫書

拯嘗為手自作表常過其意

宋謝靈運書表銘曰懷幽卷頤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

不失亮唯勤翫無或暇逸

梁昭明太子詠書帙詩曰摧影兔園池表抽莖淇水側幸雜

細囊用聊因班女織

槧上空四

說文曰槧牘牒也

釋名曰槧板長三尺者也槧漸也言漸漸然長也

論衡曰斷木為槧

楊雄答劉歆書曰以鈎摘松槧二十七年矣

抄本鈎字空

六十一

西京雜記曰楊子雲好事嘗懷鈔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俗四方之語

梘 上空四

後漢杜篤書梘賦曰惟書梘之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復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邪而返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封泥書 上空四

春秋說曰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又曰黃龍五米負圖黃玉匣黃金繩纒黃芝泥封

王子年拾遺曰元封元年浮折國貢蘭金之泥此金湯淵

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為器混混若泥之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如銀名曰銀燧嘗以此泥封諸函匣令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多以泥為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傳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續漢書曰光武封禪乃求元封禪事奏用玉牒五檢以水銀和金為泥

東觀漢記曰鄧訓嘗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後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吏最貧羸者舉國皆之訓嘗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櫬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西京雜記曰漢以武都紫泥為甕室加綿其上

水滴器 上空四

西京雜記云晉靈公冢甚瑰壯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蟾

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命如新玉真以成滴視

傳玄水龜銘曰鑄茲靈龜休象自然雲白原味有似清泉

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經緯群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 據黃本新鈔本校 計十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七

學部一 上空三

叙學

易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辯

白虎通曰學以覺也學悟所知也

論語為政云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綏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禮記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攻焉息焉遊焉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又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

廣譬

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學為先也

國語曰文公問元帥於趙衰曰邾國可行年五十矣守學

彌悖夫學先王之法義之府也

又曰范獻子聘於魯問具獻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

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備戒其所知曰人

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焉笑焉唯不學也人之

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庇廕人而况君子乎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問曰何好曰好長劍子曰以子

之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哉子曰狂焉

不釋策釋在馬策者不操弓不及檠然得可檠木受繩則正

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

自直斬而用之達於屏華何學之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而不倦者其為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不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非學之效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地也水潦注焉藿藿生焉雖觀之孰知其不源乎源衆流也言益魯雖從外入及其用之誰知其非從已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問孔蔑曰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亡者三王事若聾若聾宜為聾學相因聾之也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而問之對曰自來仕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

之是學益明也奉祿被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兼之以死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大禮禮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木直中繩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高暴不能復也揉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臨深以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知須臾之學吾嘗岐而望矣不知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擗囊擗擊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父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亦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

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

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

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又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生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

也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免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

其前行之惡况今德之人乎

韓子曰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

脂粉亦厚矣桓範世要云學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可得而富也戰之為

事也危而民為之者可得而貴也今修學文習談論則

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

為也

管子曰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其學故能成其

身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

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無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擗囊擗擊者也

又曰叔文相嘗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嘗三年有

馬千駟今毋音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毋曰吾聞君

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

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

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又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生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

也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免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

其前行之惡况今德之人乎

韓子曰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

脂粉亦厚矣桓範世要云學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可得而富也戰之為

事也危而民為之者可得而貴也今修學文習談論則

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

為也

管子曰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其學故能成其

身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

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無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

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耶  
吾族無此不用也

新序曰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何如對曰古之學得一善以附其身言以務其學得一善言務以說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得道不假學而光身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又曰水積生吞魚之舟土積則生榎楠豫章學積則亦自生焉

慎子曰孔子曰止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 學問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小人

之學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

軀哉

又曰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

國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

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善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歸雞種也補學者如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被

在外錦衣在內故不可也我人生乎我而我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



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耶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耶

新序曰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何如對曰古之學得一善以附其身言以務其得一善言務以說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得道不假學而光身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又曰水積生吞魚之舟土積則生榎楠豫章學積則亦自生焉

慎子曰孔子曰止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學問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小人之學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竅之

軀哉

又曰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文子曰上學以補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善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跖雞腫也補學也如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被食多而後補學也如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被內故不可也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

知其所受也今使戎人長乎楚楚人長乎戎則楚戎人言  
戎人楚言也

又曰聖人生於疾學不學而能為魁士名者未之聞也

又曰善學者假人道之長以補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  
下

蘇子曰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為學文何以知世之  
資孔叢子曰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  
溜至軟石為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弊夫溜非石之墜蝸  
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非積漸之致  
乎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已對曰

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  
日中之陽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就與夜行公  
曰善哉

又曰子貢謂子石曰汝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  
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損吾詩以學詩  
之子乎

又曰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汝居參叨三  
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乎見夫子居家庭親在叱  
吐之聲不至於犬馬宣說之見夫子應賓客恭儉而不懈  
憤宣說之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此三  
者學之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

其學也

廣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而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鏡之始不形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其乾以玄錫摩以砥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

又曰夫心闇於道而強學不已者聾者之歌無以自樂又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戈獵博也之日誦詩讀書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瘖聵之比於人也

法言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又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又曰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

又曰百川學海而歸於壑丘陵學山而不至乎山是故惡夫畫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乎焉故曰物生而蒙養也而養造昧利有攸適猶金之銷

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趙子聲書請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木根於是乎庇也虞傳厲學篇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也不見久而渝於學也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途掌事宜學望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

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兵法六韜左傳國語及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蒙等感悟遂學所博覽儒者不勝魯爾見呂蒙謂曰今者見卿學英博非復吾不權常嘆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世及說曰褚裒字秀野語孫盛曰北人學問淵摠博瞻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余謂北人看書如顯處見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

學部二

叙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周也

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春詩書禮樂也古者以易詩禮

樂春秋為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禮樂詩春秋

為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

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曰三傳與易書詩通

數亦謂之九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二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

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禮記經解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索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束之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施之四海也

漢書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軀禮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嘗欲訓左氏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

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謂精吾何加焉又曰桓榮受朱普學字句四十萬言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萬言却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學後

漢書曰許慎字叔重性惇篤少博學馬融常惟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无後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五經異義傳於世

晉書曰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安一子授

漢書一門之內業俱興

齊書曰臧榮緒常以是宣庚子曰生其陳五經拜之自號

被褐先生

唐書曰長慶中帝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史經何先

放對曰經者古其聖之至言多仲有所發明皆天人之極  
 致萬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紀成敗雜書善惡及得得當時  
 之事亦是鑿其興亡然後失相參是非無所准的固不可  
 以與籍比論也上文經所尚不一論至學之士白首不能盡  
 通如何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  
 之大本窮理之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  
 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  
 使當時大理洵洵久安人知孝節感和樂之所致也上  
 曰聖人謂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又曰玄宗時國子司  
 業李元瓘上言二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  
 言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

又曰云云抄本  
 另提行

出身咸以禮記絕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  
 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无  
 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  
 備徒之

又曰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奏施士丐  
 春秋可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貴為具聞耳學者如  
 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然後為得也

廣博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二也

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素素

丑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區區也別

九州士氣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二王以前上至義義皇

六五... 之六...

時書曰今皆亡唯堯典其易變易也禮體也得事體也詩志所之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比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書上也以堯為尚始而書其時事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之和也故舉以為名也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

莊子曰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導之皆導古之人陳迹耳而後儒能常稱哉

又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矣七十君論先王之道周召之迹一無所用甚矣夫人

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

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道哉

又曰孔子見聃不許於是緝緝推聚十二經以說老聃曰願聞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檮魯魯之春秋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溫惠淳良者詩之風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淨條達者易之

義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為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機辯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樂之失也淫詩之



失也愚書之失也劫禮之失也亂此六者聖人無困而裁之  
制之又曰玉石之相類者惟良玉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

揚子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商書灑灑爾顯周書噩噩爾

爾下周者其書惟粹乎下調者秦

又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輒注曰

又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

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者春秋

又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如歎曰不可天俄而可

度則其復物也淺矣城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

天也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郭

抱朴子曰玉經為道德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猶北

辰之佐三辰林薄之依高岳也

又曰隱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鐘鼓百家

為笙簧

孔融與諸鄉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為有所出也

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

執以為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

乎

顏延之庭誥曰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

詠歌之詩要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採風謠以達民志詩  
 呼之祖春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微辭豈肯貽  
 意盛聖春秋為上易首仲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  
 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數象四家之見雖各有  
 所志摠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  
 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迄可知矣夫象窮數則  
 大極者人心極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場可謂極人心之  
 數者也

鄭玄說藝論曰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  
 讓合敬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桓譚論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入萬

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

古秋禮記有四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

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嘉論之林藪

文義之淵海也

蘇子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衰王

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尊陰陽杜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廢

興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

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

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易其才易登

其意易過於家著一書人書一法推人君子投筆硯

而高視傅子曰詩之雅頌傳之典謨文足以相付觀之

傅子曰云曰 抄本另提行

若近尋之若遠浩浩焉文章之淵府也

袁准正論曰公羊高道聰途說之書欲以鄉之曲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潜夫論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燭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籍

物論理曰夫五經則海也傳記則四瀆諸子則涇渭也至于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為歸者皆溢也

孫綽子曰銜轡銜韉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籍典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為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於天辭宣於仁

杜子新語曰衆儒觀春秋之記錄政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為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為然余謂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得仁義以為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為生熟異和而復居美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日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

文心雕龍曰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啓擢於是易張十翼書

標七觀詩列四時禮正五經春秋五例議既珥乎性情辭

亦匠乎文禮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後道心唯微聖

諱卓絕墟叶吐峻重納者深警萬鈞之鴻鍾無錚錚之細

又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啓道聰明飭染質  
素察徃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雖云色白匪  
染不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  
發青萍不滄則鈍鈞之勁不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在  
彼後發閨風門辰極然後知井谷之閑隘披七經玩百氏然  
後覺面牆之至困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飭醜  
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而魯鈍者醒悟文粹千雲而不可  
名之為臺樹者未知班輸之結構也天倫朗爽而不可謂  
之為君子者未知人倫之臧否也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指  
鏤冰費日捐功

論衡曰人生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飽食快  
飲腹為飯坑塲為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保蟲何以異乎  
又曰手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商中無學亦  
猶手中無錢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  
美之所成者智也明知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  
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  
而况於凡人乎是以人之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夫瑚簋之  
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及正之以  
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  
神可御於王公而君子以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

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讀之以春秋  
其有不濟乎

又曰人之情性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直性  
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猶火之於目也深室幽黑無  
見乃設燎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  
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  
聖典心思道術則皆覩矣此則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則為  
智地已知

風俗通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  
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  
浸眾枝葉繁滋經說百萬年蓋祿利之路然也

徐偉長中倫曰學者踈神達思治情理性也於孝則如夜  
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則群物思辯燭首而徇飛不  
如脩翼之必獲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

蔣子千萬機論曰諺曰孝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

譙周法訓曰為國者不患學之患農患治民者之不學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  
梁柳等或編荆為楯執杖為文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毋數  
遣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毋毋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  
牲之善猶為不孝何孝者莫大於欣親爾年近乎二十  
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無怵惕少慰我心脩身篤孝爾自  
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史書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生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軒儀憲極設教道化叙經志業明道淮洋作為禮樂表陳戴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下下知所以作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帝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紀言而誥訓並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也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誥訓周書檇擒風裁典藻詞譎喻溫柔在誦最附衰矣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織曲執而後顯採撥生言莫非實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鵬以詳備成文雅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原已遠矣

得本平而下  
空一格

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全文殊致表裏之異体者也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單九

學部三

上卷三

易

詩書

易

上卷五

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  
籥鄭玄注曰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者以成其德道苞  
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為籥

禮記經曰絮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

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

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  
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天下之理是以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  
六位而成章

又曰昔者聖人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者參天兩地而  
何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  
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  
順性命之理也

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精宜律歷上經象天下經  
計曆文言立符籙象出期節象兩也出期節期節者若至之類  
也象言變化繫設類跡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行授河宋均注曰授河  
者授河洛以考命行也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  
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



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交謂之周易正義周易正義曰義重卦周公作文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氏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為易傳西漢之有能名家者有施雠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玄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眾至西晉梁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盡無師而鄭玄正弼所傳則費氏之學

漢書藝文志曰虞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

人更三聖帝昭曰伏羲世歷三古易繫辭曰易之興也及秦燬書而卜之事傳者不絕

漢書曰京房學之於焦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東觀漢記曰任丹傳孟氏易作通論七卷世傳之號曰任君通

後漢書曰孔融答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翟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禮樂今觀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

又觀象雲物應察寒溫原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索窮通者也

晉書曰王湛字處仲司徒渾之弟也初有隱德人莫能知  
兄弟宗族皆以為知其父求獨異焉兄子濟每輕之嘗詰  
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也湛曰體中不佳時  
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去  
聞也濟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  
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此齊書曰權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  
下且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  
東門鍾浦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牽頭一人隨後有  
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  
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

魏晉書傳注世說  
規篇篇注並云不  
解易中九事此作  
七事疑謄  
南史文如本書  
七事下有諸卦  
中所有時義是  
其一也十一字  
按南史刪此十字  
則文義未完今  
入不解王氏鳴盛  
十七史商榷具論  
李延壽刪改之非  
觀此益信

齊書曰張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  
所不鮮易中七事

梁書曰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個儻  
好大言常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

唐書曰文宗時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謝上知通有子  
琴因訪以精義仍命進所習經本著易玄解并摠論二十

卷易禦寇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世說曰殷荊州仲堪魯問遠公云易以為何休谷曰易以  
惑為休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也

淮南子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未嘗不喟然而嘆曰或欲  
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

按抄本能字  
通稱二字皆及  
人所加本書及  
南史並與此本  
同惟理與此說  
與與妻人不知  
與與與之說而  
又不成句因加  
稱二字上文言上  
加能字誤矣

不可不察也

劉向別傳曰所校雜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

十二篇淮南聘善為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

九師書

王叔師正部曰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織經營天道以

成人事

金樓子曰按周禮祭人氏掌三易夏日連山殷曰歸藏子

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

子曰按禮記曰我欲觀殷道得乾坤焉今歸藏先以坤後

乾則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則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詩上高

詩二

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

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詩書曰通其言謂之詩

左傳襄十六年曰晉侯與諸侯晏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

詩也類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

諸侯有異志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勸國高厚

誦從

又襄二十九年曰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大叔二子石從段二子石印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南詩昭

未見昭子憂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武也不足以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六

五

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賁賁詩曰人之無良一孟曰休

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黍苗小雅曰露漙漙謝勅孟於召伯列趙孟曰寡

君在武何能焉子賦產隰桑隰桑詩義取思規趙孟曰武

請受其卒草卒草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心識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之

惠也太叔喜於相遇故趙孟愛其惠即段賦蟋蟀東賦思其居好無元荒

然禮儀之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

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若保是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寘榮誣言

則鄭伯未有其寶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言叔向曰然已

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也

又曰楚靈王與子語左史倚相趨過史倚相楚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名對曰臣

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曰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稱父周司馬

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祭公方謙王是以獲沒於祗官獲

不覲臣問其詩而不知若問遠焉能知乎王曰子能乎對

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惜武昭德焉惜也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其堅玉取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

人當隨其力往任如金飽過之也王揖而入饋不食

小注說下按本

寢不寐數日曰深感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論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哉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壇面而立也與

又子曰起予者商也商子始可以言詩已矣

又曰詩三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莊子曰詩以道志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剛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商下取諸

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

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

正義云初孔子授訓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魯身授魏

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振根牟子振根牟子授趙人

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於趙國毛萇

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

毛詩

又曰東漢鄭玄取毛詩詁訓所不盡及同異者續為之注

解謂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也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宗

均注曰集微揆著君綿者七辰始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

至著有天下也

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孫氏影宋抄本亦作可以言詩

初學記二十引至者下有王字

詩推度災曰建曰始五際而八節通郊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又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

言志也

史記曰古詩三百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然雅音言韻四言為主其餘非音之正也

漢書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絕人諸儒謂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張晏匡

說詩解人頤

又執文志曰古諸侯卿大夫交隣國之微言相感當揖棄稱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又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有採詩之官王者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

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特晉書曰王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弟子受漢者皆廢蓼莪之篇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

叔父安常問毛詩何句最答曰吉甫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未末懷以慰其心安謂其雅人深致

顏延之庭誥曰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含章比物章句詩為之祖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言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劉歆七畧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好者義之證也

書

釋名曰書者言書其時事也

漢執文志曰書以廣聽

莊子曰書以道事

顧子曰儀訓云三墳五典粲七如列宿落七如連珠也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運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二百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書也

尚書正義曰上書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誥訓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仁漢興齊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立尚書學以勝言且九十餘老不老能行廼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以書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

初學記云引先下有君字

定其書作傳文為五十八篇安國書成後遭漢武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榮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矣又漢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尚書字續之又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晁錯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七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侯侯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陸德明經典籍文曰漢宣帝太始中河內安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漢書曰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顛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微五典下分為舜典一篇以編之

後漢書杜林傳曰何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中學林嘗言林得與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闔然而服濟有徐巡始師於宏後更從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常以示衛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境不墜於道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唐書開元中宋璟嘗自寫尚書無逸一篇以獻玄宗置之



內殿出入觀有成誦在心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故  
任賢誠慾朝夕孜孜開元之來因無逸圖固壞始以山水圖  
代之及穆宗問宰臣貞觀開元之理崔植因以是對請復  
以無逸為誠帝深善其言

又曰高郢子定是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

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代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是  
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已見幼  
敏門

又曰文宗集纂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  
夕觀覽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

據黃氏新鈔本校

禮記文尚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〇十

學階四上空三

禮

春秋

孝經

禮

釋名曰禮躰也言得事之躰也禮

太公六韜曰禮者理之粉澤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其猶櫨櫨梨橘柚雖其味相  
及而皆可於口也

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

禮記曰籩籩豆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  
揚襲禮之文也

又曰燕居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枕之無相與俵張乎其何之譬如終夜  
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獨何見若無禮則手足无所措耳  
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張五良反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  
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  
心乎

又禮運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  
薄

又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太呂大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節也  
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樽俎列豆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又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  
衆亂

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又經解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  
舊坊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无所用而  
去之者必有亂患

又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夫之者  
死得之者存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无禮人而无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

本於天設於地列於鬼禮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聖人禮以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說題辭曰禮者躰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之禮終始於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躰王者行禮待天中和而備之是亦得天之中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惰也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經禮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遭秦城卒滅山岩屋堊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

奏入於秘府時儒以為非是不得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有馬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為之注解

禮記正義曰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及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軼德及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人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

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其禮記也禮記

融鄭玄已家注馮注今  
士唯鄭玄行於世矣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

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言委曲

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

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火壞漢興魯

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蒼最朋戴德戴聖慶普

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應即日休  
中里名也

及孔子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

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於倉等推

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者倉與  
愈同愈勝也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為周禮以脩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

畏敬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論曰漢初朝制無文叔通孫頗採禮

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

矣

晉書曰肅逞母宋氏家世傳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  
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  
品物備於此矣吾無男汝可授之勿令絕世後符堅幸太  
學博士盧壺奏曰廢孝已久書傳零落比年撰綴唯周官  
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肅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  
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  
其家直置講堂隔絳幔紗而傳受以宋氏為文宣君賜侍婢  
十人周官後學傳於世時稱肅氏宋母

唐書曰開元十四年上令太子賓客元行冲撰類禮義疏  
將立學官疏成右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

盧字下舊抄本空一格

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  
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  
用貞觀中魏徵因炎所脩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先朝雖厚  
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令行冲等奉詔脩撰勒成一家然  
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  
不得立學行冲意諸儒排已退著論以自釋

春秋上卷四

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  
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終夏可知也  
春秋正義曰孔子受春秋於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

高穀梁赤又名為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左氏傳  
有賈逵訓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有范甯  
集解

春秋握成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連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  
施之四海

史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世明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原件短缺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  
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若見之於行事之津切者明也夫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  
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世之數千萬  
物之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稷社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  
也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又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  
有讒而不諫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各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  
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儀之大宗



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闕仲尼思存前聖之業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其立功就敗於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曰授弟子退而易言立明恐失其真故論本意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也說經也

又云劉歆為左傳學以左立明好惡與聖人相親見夫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之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畧不同嘗其父向校書父為穀梁學數以南其父向向不能報也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東觀漢記曰張霸字伯饒以樊鄽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鄭玄別傳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字左氏膏有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字鍼膏育起

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氏入吾室操吾室操吾子以代我乎魏畧曰魚豢嘗聞魏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研書耳不足

精意也

太平御覽

六百一十卷

七

又曰嚴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功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賣餅家故嘗數與辨折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史為明公服尔公羊未肯也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洛陽八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長史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未敏爭此二義常譏譏謹昨謹辭格切昨

晉書曰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問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王隱晉書曰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三家殊途命世名儒是非之議紛然牙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私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又曰杜預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丸之言又非先儒說

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祕也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

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三國典畧曰張曜好讀春秋每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

趙隱嘗謂曜曰君研尋左氏豈不服處杜須之此繆耶曜

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思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

梁書曰崔靈恩清河東武成人也少篤學遍習五經尤精  
三禮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  
尉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住抽杆無風  
未及解經理甚有微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  
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解說杜義  
每文司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又以明之時助教虞  
僧誕又精杜學因作中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之  
顏延之庭誥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和  
為上

三輔決錄曰賈逵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  
左氏四十事春秋名左氏長義帝大善賜布百五尺疋

又魏畧曰逵好學傳及為牧守常課之月一遍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未為春秋殘各  
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  
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  
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和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王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無不  
讀論者

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畧諷皆上口

孝經上卷四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春秋說題辭曰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人素天地

開闢皆在孝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長天地開闢而生

孝經鈞命夫曰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

書名出義見道曰著成就也孝為一篇之目十八章也一

字苞十八章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

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駁不同何異經子曰吾作

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嗽稱辟席復坐吾語汝

與先生以託權既權勢以為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題行題致

所及也行首仲尼以立情性情性尤天地已不正為天

子曰以開號夫受命所以自列曾子示撰輔之故行冠子

共泣天地也書詩以合謀二人詞其真如蘭也

孝經中契曰立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北

紫宮開北門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

星裳孔丘知元今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

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

親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真金飛為赤鳥翔塵青雲

漢書執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

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者言故曰孝經

後漢書曰向栩字輔興張角之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

不欲國家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中常侍張讓奏栩不欲命將出師疑與角同欲為內應救

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謝承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為縣

九

小注生字下曰抄本空一格

小注得字下曰抄本空一格

陽遂亭長有羊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請覽告之覽呼元貴  
有<sup>謂</sup>以子道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謝  
罪曰元少孤為母<sup>為</sup>諺曰孤犢觸乳驕子嘗母乞今自改  
卒成佳士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督終論曰氣絕之後以遽<sup>裹</sup>屍擇  
不毛之地<sup>也</sup>葬焉皆無以自隨唯賣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也吳經齊春秋曰沈氏字文禎臨終遺命曰棺中依皇甫  
謐用孝經既殯不須立靈土安亦然也

齊書曰顧權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權曰家有何書荅曰唯  
有孝經權曰可取仲尼<sup>居</sup>置病人枕邊恭敬之<sup>自</sup>差也病  
者果愈後人問其故善<sup>日</sup>讓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歲  
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及  
覆誦之聰大悅

後周書曰宇文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  
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身之本

二國典畧曰徐陵子份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  
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忽然而愈

隋書曰鄭譯性輕高祖以其定策功不忍廢而陰踈之  
乃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狀蠱左道上謂譯  
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後憲司劾以不孝由是

除名不諾下詔曰譚嘉良策寂尔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任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致之宜賜以孝經今其孰讀後復其爵位又曰常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又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爲帝亦然之何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唐書曰永徽中上命陳王師趙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

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監學官並令與坐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士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如響上謂弘智曰宜畧陳此經要道以務不達對曰昔者天子爰及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類以此言奉獻上甚悅弘智及率士儒官並資以繒帛漢書錄曰敏使於河南途出江陵師高從誨以孝經從誨爲執轡是時謝曰祭酒惠及經書從誨所識不及孝經十八章尔敏曰讀書不在多至德要道十八章足矣敏記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此一章皆經要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謂敏見諷觥以自罰

敏字上良本堂一格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

據黃板精抄本校計十頁



